

# 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

## ——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

罗 骞 滕 藤

**摘 要** 现代意味着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实现了解放并且确立了三种不同的主体性意识。这就是能够揭示并利用必然规律的认识主体性、抽象人格得到等同承认的权利主体性和实在物性得到肯定和颂扬的欲求主体性。与现代解放中确立的这三种主体性意识相对应,现代政治叙事形成了三种政治概念,即以认识主体性为基础的技术政治、以权利主体性为基础的承认政治和以欲求主体性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其中,生命政治以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生命概念即欲求主体作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层面,因而成为现代政治概念的逻辑终结。

**关键词** 主体性解放;技术政治;承认政治;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 D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1-0027-08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2019);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2018)

在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尤其是哲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成了一个较为任意的叙事范式。从规范性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政治哲学这个学科的基础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不论是对政治哲学本身的理解,还是因此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我们都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架构。比如说,国内有英美政治哲学和大陆政治哲学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是从思维方式、表达风格等着眼的一种形式的区分;又比如说,依据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科背景展开对政治哲学的研究,根本上也不是从政治哲学的本质问题和内在逻辑出发的。全面地提出一种政治哲学的阐释框架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文仅就现代政治及其话语逻辑提供一条分析路径,希望有助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立足于现代被理解为主体性的确立这一思想原则,本文从主体性解放的三重维度重新规划现代政治哲学的总体框架,在将现代政治同传统政治区别开来的同时,勾勒现代主体性政治的展开逻辑。一方面,这一研究将现代政治解放的理解拓展到生存世界的全部领域,现代政治概念不再停留于抽象权利得到等同承认的交往活动空间,这就为政治概念走出狭隘的规范性领域、向事实性和感受性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一研究通过揭示现代主体性政治及其逻辑的内在展开,为反思现代解放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一种超越现代主体性解放的政治话语提供了基本前提。

### 一、现代主体性的三重维度

大体说来,以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发端,现代是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最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本质地确立起来的。法国大革命不仅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封建阶级的专制制度,而且确立了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条现代解放的“人本论”原则。经历艰难跋涉,度过了长期经受自然和社会

力量奴役和压迫的漫长时期,人类最终将自己发展成为独立自由的理性主体<sup>[1]</sup>(P19)。所以,现代常常被称为主体性的时代、自由的时代,亦即人的自身被理解为目的并且被理解为动力,因此要在经验的世俗生活中得到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时代。所谓人是主体,亦即人在观念中被理解为根本目的的同时被理解为自我决定者。曾经被中世纪神学和形而上学所压抑或忽视的理性、利益和欲望得到充分肯定,并且成为现代人自我确证的核心。一旦个体的理性、利益和欲望都获得了正当性,世界也就不再从超越的、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上帝那里获得存在的指令,上帝不再成为价值根源<sup>[2]</sup>(P95),人被理解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3]</sup>(P207)这样一个现代的命题。

正是通过批判宗教神学,现代基本确立了世俗社会的基本立场,对人类存在的理解回到了现实的人类世界本身。首先,现代崇尚经验和规律,反对迷信,推崇人的创造能力,坚信通过各种进步可以革新一切社会弊病。在现代,科学技术代表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并且成为人类前进的动力。其次,现代强调“人生而平等”,反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自由、平等、民主成为现代的基本价值,并衍化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最后,现代否定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否定超越的彼岸世界,以人自身为根据重建人的世俗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丛林中,在实用血液肆意流淌的现代文化中,彼岸超越的上帝之城让位于此岸的尘世喧嚣。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在被理解为自身的目的的同时被理解为自我满足的动力。现代的主体性意识就是这样一种领会到了自己作为存在主体的生存意识。人的主体性在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展开和实现,分别形成了不同的主体概念和主体性意识。从人类生存活动的不同指向和不同原则来看,主要有三种基本的主体概念。

第一,人被理解为认识主体。人以观念的方式把握对象,形成揭示对象本质、规律和特征的正确认识,人就是这种观念活动中的认识主体。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一种理性的认识能力。人作为主体的自由被理解为对必然的认识,也就是通过掌握事物的必然规律,摆脱对象盲目的统治以实现人的目的。人通过必然性的科学和可行性的技术利用和改变对象,摆脱自然的束缚而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体。因此,在现代思想的发端处,培根宣称知识就是权力,即一种正确地认识对象因此利用和支配对象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成为现代启蒙的基本口号,它以理性的认识反对愚昧无知,反对封建迷信和自然崇拜,实现了人的自由解放。认识的主体性就是一种通过认识对象来利用对象的主体性。对一些现代性批判者来说,这种主体性就是建立于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统治和支配逻辑,因此,对现代主体性批判的基本主题就是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福柯的理性权力批判以及生态主义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等,大都是这个方向上展开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批判。

第二,人被理解为权利主体。作为权利主体的主体性意识主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领域展开,因此是规范性层次的主体性概念。在现代,人被理解为拥有权利的主体因而需要被等同对待,“我是我自己”“人生而平等”成为普遍的意识。主体性的自由就表现为,人作为人的权利得到等同承认和实现,我被看成是社会生活平等的参与者。自由即这种权利得到肯定和实现。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性直接针对着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和专制主义。人成为主体意味着人在现代成为独立的社会公民,现代是一个民主参与的时代,自由、民主、平等在抽象权利的意义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人成为拥有抽象法权的权利主体。

第三,人被理解为欲求主体。作为欲求主体的主体性意识来源于人对自身物性实在的理解,人肯定自己的生物性生命,将自身看成物性欲求需要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主体。在欲求主体概念中,人的主体性不再被理解为理性的认识能力或交往活动中的平等权利,而是被理解为作为物性的利益、本能和欲望。人被看成拥有和实现诸种存在物性的物性存在。人的自由就是诸种物性欲求的满足和实现。从这种欲求主体性意识出发,人的理性精神被看成肉体的牢笼,主体的自由就是摆脱各种理性的束缚满足自己的欲求,而不是摆脱肉体欲求的束缚实现灵魂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用超物性的原则来压制物性。人被理解为自我实现的欲求主体这一现代意识,颠覆了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这一柏拉图主义的基本主张<sup>[4]</sup>

(P63-64), 成为现代主体性解放的基本维度。在这一维度上, 人对自身的理解回到了最为坚实也是最为原始的存在基础, 现代主体性的解放获得了更加具体的实体性内容。

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重维度形成了对自由的不同理解, 分别涉及事实性认识活动、规范性交往活动和感受性体验活动的不同自由观念。现代解放被理解为主体性的解放, 也就是在不同生存活动中自由的实现。理解主体性自由实现的不同维度, 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理解路径。我们将其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政治概念: 以科学的认识主体性为基础的技术政治, 以平等的权利主体性为基础的承认政治和以物性的欲求主体性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其中, 生命政治概念对欲求的肯定回到了人最原始的物性, 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底线, 因此成为现代主体性解放的逻辑终结。

## 二、认识主体与技术政治

在现代社会, 随着人的生存和实践方式的革命性改变, 人的存在论意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以新的存在论意识领会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自身与对象性世界的关系。在现代主体性解放中, 首先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被理解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认识主体。人作为认识主体而存在, 与之相对的是按照自身的客观必然性逻辑运行的能够被认识的对象世界。认识就是依据对象自身的逻辑把握对象并形成相应观念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 认识主体所领会的世界不再是绝对超验的彼岸世界, 而是通过科学能够认识并且通过技术能够服务于人的物性世界。世界展开的逻辑不再是神意, 而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必然性的客观规律。人作为认识主体就是揭示这种客观规律并依据这种客观规律与世界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被理解为对必然性的认识, 也就是在正确认识对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支配对象, 在遵循必然性规律的同时利用必然性规律服务于人的生存实践。

由于主体将世界看成是按照必然性规律运行的客观世界, 主体的自由也就变成了利用事物的规律实现自我的目的。换言之, 科学认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主体的目的在于依据世界本身的规律改变世界以自我实现和自我展开。这里存在基本的环节。首先, 依据客观世界的可认识性, 主体通过认识形成关于世界的必然性图景。其次, 主体的知识图景必须具有可实证性的特征, 科学认识采用实验实证的方法, 而不是思辨的抽象或诗意的联想<sup>[5]</sup> (P329), 实证研究成为现代认识的基本范式, 真理被本质地理解为符合论意义上的正确知识。最后, 实用性成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指向。现代科学正是在技术的实用性促进下迅速发展, 科学成为以技术为导向的一个环节。技术对于世界的改变成为现代认识主体性的根本体现。世界的可计量性、知识的实证化与实用化构成了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实证性和实用性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将技术阐释为现代科学的本质。科学指向技术, 在技术的指向中自我实现。科学知识的技术化应用先行规定了科学知识本身的生产 and 再生产。技术就是依据科学对世界的量化计算订制生产世界的的能力, 科学则降格为技术生产的一个环节。海德格尔曾经说, “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 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sup>[6]</sup> (P83)。实践中技术规定了科学的意义和本质, 成为科学活动自我确立的根据。世界也通过技术被生产因此日益远离自在的自然, 成为技术化的世界, 一个被技术塑造和统治的世界。这里所谓技术统治的世界, 就是技术依据必然性规律对自在世界的翻转和再造, 因而世界已经本质上成为人造的、立足于科学必然性和技术可能性的世界。现代就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时代, 利用知识创造和改变世界的时代。依据科学技术对世界的生产和创造就是现代领会主体性及其自由的一个基本维度。

以必然性的科学和可行性的技术为基础的生产逻辑并非局限于物质世界, 这一套逻辑全面拓展到了整个生活世界, 也被看成社会历史自我展开的逻辑。马克斯·韦伯用合理性概念准确说明了服从于合理标准的社会领域扩大的趋势。与各个领域不断拓展的“合理化”趋势相一致, 科学技术内含的工具理性不仅成为改变世界的手段和力量, 而且成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以科学认识中的必然性世界为基础,

现实世界变成了技术生产的世界。人被看成是在依据必然性规律改造自然的同时能够改造社会历史的主体。这种生产自然且生产社会的观念,在当代的极端表现就是技术对认识主体本身的生产 and 再生产。这就像萨特说的,人和事物的互为“中介”<sup>[7]</sup>(P215)。立足于科学和技术,人按照对待物的方式来看待和生产自己,在基因编辑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同时按照人对待人的方式来看待和生产物,人工智能是最充分的表现。这意味着物人化的同时人本身也物化了。正如海德格尔用“坐架”对技术的比喻那样<sup>[8]</sup>(P937-938),技术掌控了人—物之间的存在关系,成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在19世纪大工业时代,马克思曾预言人将演进为监督、调节生产过程的主体<sup>[9]</sup>(P100)。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人不断被整合进技术系统,成为被技术监控和统治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人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悖谬性地导致了自我否定,也就是使用工具的人客体化,而劳动力分离并主体化<sup>[10]</sup>(P36)的过程。人类利用自身禀赋完成技术创造却最终解构了自身的独特性,在实现自由超越同时也意味着自我解构。

在这一世界图景中,社会被看成按照必然性规律运转的机器,人能够操控、修理和利用这一机器。以此时代意识为基础,政治就被看成按照科学的必然性和技术的可行性对社会进行的有效治理,从而确保社会机器运转的顺畅和高效。曾经作为超越价值领域的信仰、德性等范畴不再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挣脱了宗教、道德和审美观念的束缚,被理解为以科学认识为基础的技术治理。这种从认识主体性角度形成的政治概念,我们称为技术政治,也可以称为技治主义(technocracy)。技术政治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技术政治概念在现代性思想中尽管没有成为主流,但一直都存在,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充分的体现。培根提出了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管理社会的乌托邦设想;圣西门也主张由牛顿委员会执行最高统治权,实现对社会的科学化管理<sup>[11]</sup>(P92);当代的哈贝马斯明确将专家治国看成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并将这一点同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化的技术统治成了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人的自我客体化”似乎已经通过物化、“有计划的异化”<sup>[12]</sup>(P379)等形式完成了。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担忧的技术统治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政治实践不再追求与神性教条、德性观念的耦合,而是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作为基础,合理、客观、高效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政治叙事也沿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政治活动的认识和分析方法服从于自然科学的逻辑。政治叙事不再以政治神学、政治诗学或政治哲学的方式展开,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治科学,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经验的科学化研究。政治研究不再关注超越性的思想,转而寻求稳定可靠的实用知识。社会的管理人员不再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而是善于利用技术工具、掌握科学理论的工程师和专家。政治不再追求超越现实的伦理价值,而是着力于展现非凡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

然而,主体的存在并非仅受必然性约束,必然性只是主体与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原则。必然性规律构成了主体自由的边界和底线,但主体自由并不只是对必然性原则的服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运用还需要合目的性的中介。科学技术总是在主体的交往活动中展开的。技术政治只是现代政治概念的一个层面,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中介。海德格尔就曾经提出如何给技术时代安排一个恰当的政治制度的问题<sup>[8]</sup>(P1303)。事实上,科学和技术都是现代的根本现象<sup>[6]</sup>(P82),科学技术统治地位的确立只是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一个层面,科技不是也不应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其本身还应该受到超越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更高原则的中介。主体生存实践除了必然逻辑的限制外还必须受到规范性原则的约束,事实的必然性逻辑需要规范性的约束才能成为现实的生活原则。现代主体性的解放也不只是表现为认识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领域,人被理解为拥有抽象权利的行为主体,抽象人格的等同承认成为主体间的基本原则,相应的政治概念就不是技术政治,而是以平等参与为基本活动的承认政治。

### 三、权利主体与承认政治

当人被理解为解放了的认识主体时,自由被理解为认识、服从并利用必然性规律。必然性规律为主体的自由划出了底线。但是,必然性规律所确立的行为边界也只是主体存在的诸多边界之一。我们不能

认为人只是以必然性的方式生存在世,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就是自由生活的全部。人不仅仅与作为“物”的对象打交道,而且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人打交道。在人与人打交道的交往活动领域,遵循的原则显然不只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还包括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规范<sup>[13]</sup>(P23)。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意味着不是自在的客观规律性,而只是生活实践中“人为”的约定或共识。因此,在这一存在层次上,人不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相互间交往活动着的主体。在交往活动领域,现代人作为主体从前现代社会中解放出来,解除了传统道德伦理、等级门第等观念和制度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独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为以自我为根据的权利主体,主导人际交往的根本原则是对个体抽象人格的等同承认,核心的范畴就是平等。权利主体就是主体之间被等同承认的抽象人格,承认对方法权人格的同时,自己独立的法权人格得到等同承认。因此,以这种权利主体为叙事核心的政治概念,我们称为承认政治。承认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概念,核心是人从各种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抽象的权利主体,成为公民。公民就是承认政治中的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意味着现代人在交往活动领域中的解放,主体自由的边界向上和向内提升了一个层次,用规范性的原则扬弃了必然性。主体的在世活动不仅要有事实的合理性,不违背客观必然性规律,而且要有价值的正当性,应该遵守平等主体之间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共识。所以,承认政治是以主体间平等权利的承认为基础的政治概念。政治的职能就是保障主体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平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和展开主体间的共同意志。通过在等同承认的基础上制定各种法律制度,形成各种程序规范,权利主体对这些规范制度的服从就是服从自己被实现了的意志,因此也就是主体自由的实现。主体自由不再只是对必然性规律的遵守,更重要的是服从体现主体性意志的各种法律制度和其他规范。政治就是以民主参与和法治约束的方式捍卫主体权利,确保主体的各项权利得到等同承认,因此能够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不同于以认识主体性为核心叙事的技术政治,在承认政治概念中人被理解为政治生活的能动参与者,而不单纯是技术治理的消极对象。

人被理解为具有平等地位、享有平等权利的主体,行为规范作为主体交往活动的产物,不仅是主体自我意志的体现,而且以捍卫主体权利和实现主体利益为根本目的。被平等地对待同时平等地对待他人是主体行为的根本原则。这里讲的平等指的是权利主体作为抽象的独立人格被平等地对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权利<sup>[14]</sup>(P304-305),而不是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无差异。以抽象的平等权利为核心,主体将自己看成是与他者一样在人格上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个体,捍卫自身的平等权利和个体利益是主体的基本权利。所以,自由就是对体现自身意志、捍卫自身权利的各种规范的遵从。主体的公共生活领域就是权利主体捍卫平等和实现平等的政治空间。权利主体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制定各种公共规范,达成广泛的公共共识。人作为权利主体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公民作为抽象人格拥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抽象的公民概念,意味着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离。个体的身份、信仰、财产、职业等等作为私人生活的因素不再是参与公共生活的限制。作为多元差异的私事领域,政治权力非但不得干预,而且还必须通过民主法制等形式保障私人生活的独立和自由。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谈到现代生活的二重性时有深刻的论述<sup>[3]</sup>(P172-173)。

以权利主体为核心叙事的承认政治,其现实的基本形式是形式民主。承认政治要求权利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以抽象人格的等同承认为核心的平等权利获得程序上的保证。因此,从承认政治概念来看,现代社会从参与的角度讲是民主社会,从程序和制度约束的角度讲就是法治社会。民主和法治是现代承认政治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民主权利是现代承认政治的内在灵魂,法制约束是现代承认政治的形式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政治扬弃了前现代神学政治的先验性,不再以宗教戒律和信服作为原则;也扬弃了传统社会德性政治的人治特征,不再以伦理教化和道德典范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手段,而是以民主法制保障权利主体平等权利的实现。

承认政治不仅与前现代的政治不同,虽然同属于现代主体性的政治概念,承认政治与技术政治也存在明显差异。承认政治扬弃了技术政治单纯的事实合理性,使得政治在事实合理性的基础上还要具有价值合理性。在事实层次上,人被看成是认识主体,基本的原则就是服从必然性规律,确保认识的正确和技术的可行,以及对社会有机体的科学认识转化为治理技术的必要基础。在技术政治中,被管理者被视为技术治理和支配的“物”,而不是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主体和行为主体。与之不同,承认政治将被管理者看成是得到等同对待的权利主体,是依据权利行事的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和构成者。承认政治将政治活动理解为对话协商、投票选举等形成共识、实现共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保障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权利。当然,必然性规律作为主体自由的行为底线,承认政治也必须建立在事实性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政治是对技术政治的扬弃,而不是对技术政治的抽象否定。

认识主体和权利主体只是现代主体性确立的两个维度,主要涉及的是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理解为拥有理性和权利的主体。以这两种主体性为基础的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也只是现代性政治的两个基本环节。在现代解放中,人不仅是成为拥有理性因此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主体,或者是拥有抽象权利因此能够平等参与和改变公共生活的权利主体,而且是自己的物性生命得到承认因此各种物性需求得到满足的欲求主体。当人被理解为摆脱了各种宗教、道德、审美束缚的欲求主体,满足欲求成为主体的基本目的时,工具理性和抽象权利就被看成了欲求满足的方式和手段。与欲求主体相应,政治也就从利用必然性规律的技术政治和保障抽象权利的承认政治过渡到以满足自身欲求为根本的生命政治了。从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过渡到生命政治,政治概念进一步获得了实体性的内容,现代主体解放也就深入到了被理解为物性存在的生命概念本身。

#### 四、欲求主体与生命政治

我们将现代主体性的解放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认识的主体性解放意味着人将存在的世界看作按照必然性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就是对必然性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因此形成了技术的政治概念;权利的主体性解放意味着人在交往活动中将自身看成拥有抽象权利的平等公民,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就意味着抽象权利得到等同承认因此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的政治生活,相应的政治概念我们称为承认政治。现代主体性的解放还意味着人的物性生命得到肯定和承认,作为存在物性的欲求成为主体性概念的核心,人被理解为欲求主体。在这一主体性概念中,欲求成为存在的根据和叙事的中心。由于欲求的解放和实现成为叙事的中心,相对于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与欲求主体性解放对应的政治概念我们称为生命政治。这里的生命概念是指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人的存在概念。因此,生命政治概念的本质是对人的物性生命的承认和捍卫。

现代启蒙强调理性和权利,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基本精神。但是知识和权利等等并不构成主体存在的最终目的,而是主体自我实现的装备。如果脱离了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本目的,这些装备也就沦为空洞的形式。能够使得这些装备之为装备的基础就是得到解放的物性欲求。在欲求主体性的解放中,不论是主体自我保存的生存意志还是自我满足的物性欲望都被理解为存在之根本目的和内在动力,物性欲求被看成是存在基础和意义来源。倘若将理性与权利看成是脱离了现实物性欲求的抽象绝对,看成“无肉身的理性”和先验原则,现代解放就只是一种形式的抽象解放。这样的视角当然不能理解现代解放的实质及其历史限度。超越抽象理性和抽象权利概念,以人的实在物性作为理论叙事基础的政治概念就是生命政治。马克思的经济利益<sup>[9]</sup>(P412),尼采自我张扬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被理性掩盖和遮蔽的本我欲望,经历了这一系列思想环节的生命政治,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重要的政治叙事路径。这些思想家虽然使用的概念和强调的理论重心各有差异,但是都关涉将感性的欲望、本能或利益等人的存在物性作为政治叙事基础的生命政治。人被看成物性的欲求主体,人在世的基本活动就是满足自身的物性欲求。欲求就是我作为主体的主体性之本质,既是我的目的又是我的动力。生命政治从肯定人的欲求的

角度理解政治的基础、本质、特征和使命。这一概念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进到了人的物性存在的层面。

在生命政治中,人作为主体从沉重的宗教、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生命的意义回归实在物性这一现实的基础,个体最初的、最原始的属性获得了正当性并且成为最终的根据。换言之,主体对现代主体性解放的领会从理性、权利过渡到欲求,主体由此彻底挣脱各种异化的宗教戒律和道德律令,肯定自身存在的最直接最原始的物性,将自身的原始属性、自然属性领会为主体的根本规定,政治服务于物性欲求的满足和实现。生命政治立足于正当化了的物性生命,批判各种权力和制度的异化,将主体性的自由解放看成是欲求的展开和实现,反对任何政治权力和制度对物性生命的蔑视、征用和践踏。

政治不仅围绕作为物性的欲求旋转而且被物性的欲求规定。生命政治认为,政治就是从人作为物性的生命存在中产生出来并且以维护和改善物性生命为根本目的。政治不再轻视、遮蔽或否定本能欲望、物性欲求以便符合抽象观念的宰制,而是成为物性欲求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方式。物性欲求成为政治的起点、目的、对象和动力,体现物性欲求的利益、欲望和身体可以看成是生命政治自我展开的基本环节。在生命政治看来,技术政治与承认政治作为现代主体性政治的表现还只是形式,还只是体现了现代主体性政治的手段和方式。生命政治将生命存在的物性欲求规定为政治的基础,指明了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制服务的对象与内容。在生命政治中,物性欲求的实现被理解为自由的关键。在理性与权利之后,欲求成为现代主体性自由的最终环节,满足物性欲求的政治成为现代主体性政治的最后概念。在生命政治看来,作为物性生命的人成为目的,科学认识和民主法制都降格为实现主体欲求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要奠定在这种物性生命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sup>①</sup>、德勒兹的力比多经济学和福柯的身体政治等都是现代思想历程中生命政治的展开形式。

以人的物性欲求为叙事基础的生命政治是现代主体性政治的一种形态。主体概念从认识主体、经历权利主体、最终在欲求主体中达到了自身存在的物性基础。欲求主体实现了内在自我的回归,将自我理解为物性实在及存在着的物性,将生存活动理解为物性欲求的展开和实现。扬弃了所有覆盖在原始实在性之上的信仰、良心和品位等超越之物,现代主体在原则上成为唯我、唯物、唯欲的实存。不仅是我成为生存的目的和动力,而且是我的物性欲求成为根据。这就是理解现代主体性自由解放的最后结果。质言之,现代就是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功利时代。在生命政治中,现代主体性的解放推向了最终和最后的极端。在这种解放中,如果超越物性的存在层面被彻底瓦解和否定而不是辩证扬弃的话,伴随而来的就可能是虚无主义的侵袭与泛滥。因此,现代主体性政治的阐释是走向反思现代主体性政治的初始步骤。

## 五、结束语

从现代主体性的不同维度,我们提出了几种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现代政治概念。这些政治概念大体上阐明了现代政治叙事的基本方向。三种政治概念都立足现代主体性解放的原则,在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不同维度上理解政治的本质及其功能。尽管这些不同进路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大量争论,但基本上都是现代主体性政治框架之内的争论,不具有批判、反思和超越现代主体性政治的意义。在现代主体性的基本视域中,从理性、权利到欲求,现代政治叙事几乎穷尽了主体的所有属性,主体性解放话语最终在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物性欲求中达到了逻辑的终结和最后的极限。依循现代政治叙事的核心线索及其理论进路,以及诸如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性反思,我们能否构想一种新的政治叙事呢?面对主体性解放及其政治叙事的成果和限度,尤其是面对当代人类生存的困境,什么样的政治概念才能切中当代问题之所在的核心呢?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的政治概念最为关键的是超越现代主体性政治的理论框架,扬弃启蒙以来现代主体性的三

<sup>①</sup> 为了批判以抽象的理性或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政治,他强调人作为生物性存在的前提性,并将政治概念奠定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仅就这个有限的意义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政治哲学,并且是生命政治的展开形式之一。

重优先地位,即人类对自然的优先地位、个体对他者的优先地位、物性欲求对超越精神的优先地位。在这样一种超越的方向上,新的政治概念原则性地指向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通过考察人类遭遇的生态困境以唤醒人类的自我救亡意识,由此将生态政治、环保运动等纳入政治哲学的思考范围;其二,克服利己主义倾向,超越以个体为中心的政治叙事,重新将德性政治的超越维度纳入政治概念之中;其三,超越物性欲求对主体的限制,肯定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超越性,将克服物化的生存状态及物化意识作为政治建设的基本导向。当然,这样一种对新的政治概念的初步规定还只是理念层面的探索,其现实性将取决于它同社会历史和政治实践趋势之间的契合程度。

###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 理性和革命. 程志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波斯曼. 技术垄断.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柏拉图全集:第1卷.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海德格尔. 林中路.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7]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 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8]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1] 刘永谋. 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 哲学研究,2012,(3).
- [12] 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 郭官义,李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3]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Technocracy,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Bio-politics

### Three Dimensions of Modern Subjective Liberation and Corresponding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Luo Qian, Teng T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Modern times means man has achieved liberation and established three kinds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different areas of life, which refers to subjectivity of cognition that man can reveal and use inevitable rules, subjectivity of right that man can recognize his abstract personality equally, and subjectivity of desire that man can Java script affirm and extoll his physical nature of entity. Accordingly, three political concepts have emerged in modern political narratives, including technocracy based on subjectivity of cognition,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ased on subjectivity of right and bio-politics based on subjectivity of desire. Among these concepts, bio-politics bases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on biological life and propels the liberation of modern subjectivity to the bottom line of physical entity, and therefore becomes the logical end of modern politics.

**Key words** subjective liberation; technocracy;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io-politics

■ 收稿日期 2019-03-26

■ 作者简介 罗 骞,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滕 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